

桔灯收到“原味”快递员送来的三文鱼中段切片,是在长马叔叔住院的第二天。因为是忽然住院,快递员打来电话的时候,长马叔叔还处于昏迷的状态中,看同一个电话号码焦躁不安地一个劲打来,守在病床旁的桔灯只好走到窗边,轻声接听了电话。

还以为是哪个好朋友或者什么重要的事情,电话接通,才知道不过是以“原汁原味”著称的食品订购网站快递员,在着急地等着长马叔叔签收三文鱼。

“虽然是忽然住院了,可新鲜三文鱼不签收的话,是会坏掉的哦。”

“请家人签收一下也可以的。”

“这是用最好的极速冷冻技术处理后从挪威空运来的,保质期只有三天,是原汁原味的超赞三文鱼呢。”

尽管桔灯一再解释没法签收的原因,希望能够取消送货,快递员却以无法动摇的热忱和无法抗拒的温柔声音坚持着。

三文鱼嘛,桔灯记得跟妈妈去过日本料理店,橘红色,带着乳白条纹的三文鱼好像是作为生鱼片生吃的,大人们都很喜欢。

桔灯回头看看病房白墙上挂着的石英钟,马上就是中午12点了。

“那送到医院来可以吗?”桔灯终于妥协,擅自做了一回主。

就好像真的是一路乘飞机来的,桔灯才刚刚看着护士给长马叔叔测过体温,三文鱼就送到了。不过也不算真那么意外,长马叔叔的家离医院就是5分钟的距离。医生说了,要不是住得近,抢救得快,长马叔叔就危险了。

桔灯收下网站快递员送来的颜色清爽的保温袋,打开一看,里面衬着一个大大的冰袋,橘红色的三文鱼只有小小的一包,她把三文鱼放到病床边的小桌子上,看着躺在病床上,鼻子里插着氧气管,手臂上打着输液针,双眼柔和地闭着,如同熟睡一般的长马叔叔,忽然觉得有点想笑。

前两天还在上网订购原汁原味三文鱼的长马叔叔,是想不到三文鱼会送到医院里的吧。

“这回又便宜你这小丫头了!”要是在长马叔叔清醒的时候,他一定会这样说的,就好像他每次端出美味的饭菜让桔灯和她妈妈吃的时候,老说的那样。桔灯一直认为,妈妈之所以会喜欢又黑又瘦的长马叔叔,就是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像变魔术那样端出来的,仿佛永无止尽的丰盛美味。桔灯也是。

和身为研究所副所长、从早忙到晚的妈妈供应的速冻饺子,方便面或者是外卖的炸鸡、比萨相比,长马叔叔家的餐桌简直就是又一次一次的小型狂欢节:韩国鳕鱼火锅、蘑菇肉酱意大利面、什锦寿司饭、泰国咖喱炒蟹、广式豉油鸡,每一次都让桔灯和她妈妈眼睛发亮,心里发热。

想到这里,桔灯不由得咽了一下口水。

然而,这个美食达人现在正躺在病床上,除了鼻子里插着的氧气管在轻声地咕嘟作响,看起来就像睡着了。

在这以前,桔灯从来没有这么近的看过一个病人。9年前,爸爸去世的时候,她还很小,什么都不记得。

桔灯听着氧气管发出的咕噜声,与墙上石英钟微细的嘀嗒声混杂在一起,觉得病床上的长马叔叔仿佛换了一种呼吸的方式:咕嘟咕嘟,吸气了;嘀嗒嘀嗒,呼气了。

打乱这新呼吸声的,是在桔灯手里再次响起的手机铃声,是妈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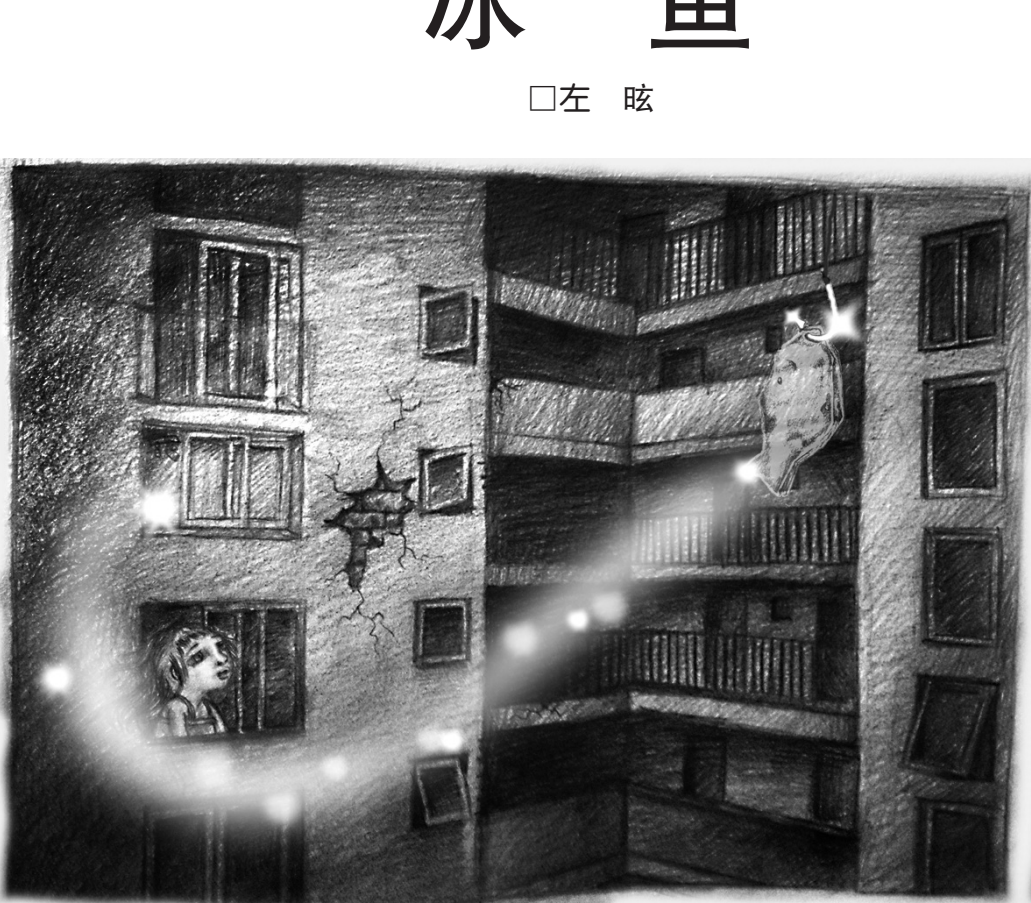
“刚才签收了一份三文鱼呢。我不爱吃,先放着好了。”桔灯一边跟妈妈说,一边看着窗外,住院部的中庭里,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急匆匆地交错穿行。

就是在这个时候,桔灯忽然看见什么东西在窗前的阳光中一闪,那光亮虽然短暂,却很刺眼。

桔灯一边说着话一边走到窗边,那光亮却又无迹可寻了。她挂掉电话,走回病床边,看看长马叔叔的输液瓶,里面还有小半瓶液体。

妈妈交代了,桔灯最重要的任务,就是看好这

■短篇小说



个输液瓶。要是液体快流光了,她就得赶紧去叫护士来。她和妈妈在这里轮班值守已经两天了,妈妈要到傍晚时候才来。虽然还请了个护工在这里帮忙,但桔灯觉得妈妈说得对,长马叔叔要是醒过来,总得有个熟悉的人在身边,不然他会心慌的。那种心慌的感觉,桔灯知道。有一次她夜里发烧得厉害,醒来时却找不到妈妈,她当时就哭号起来,把去倒水的妈妈匆匆地拉回到她的身边。

妈妈后来说,桔灯那哭号声听起来像刀,削皮刀,而她就是那个土豆,被那声音刮得火燎燎地疼。

桔灯可不敢想象长马叔叔如果哭号起来会是什么样子,他的厨房里有十来把刀,他尽可以选择其中一把去学——但无论哪一把,桔灯都不愿意让它到自己心里来拉扯。

“他的爸爸妈妈呢?”桔灯曾经在长马叔叔住院的第一天问妈妈。

“没听他提起,可能也不在了吧。”妈妈当时一边调着输液瓶的流量,一边轻描淡写地说。

桔灯没有再问,她懂得“也不在了”的意思,就是说跟她的爸爸一样,去世了,看不见了,没有了,除了清明扫墓时看到的墓碑上的名字,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

病房的门开了,穿着深绿色护工服的大婶拿着不锈钢饭品进来:“姑娘,你中午还是要一份病号饭吗?我问了,今天还有肉丸子,也有烧茄子。”

肉丸子,桔灯是爱吃的,长马叔叔炸的瑞典小肉圆,是她的最爱,可这病号饭里的肉丸子,桔灯前一天已经领教过,够软,够小,够无味。她只要了白米饭和烧茄子。

护工大婶拿饭票的时候,一眼看到桌上的三文鱼,便说:“哟,还有鱼呢!这可不宜宜!”桔灯没有搭腔。

护工大婶去打饭了。正午的阳光照得病房里一片苍白的明媚,白墙、白床、白枕头、白被单、白衣服,看起来都有点恍惚,有点晃眼。桔灯走过去把遮光窗帘放下来一半,让病房重新回到半明半暗的状态,长马叔叔脸的侧影又变得柔和起来。就在这时,她又一次看到了窗外那个刺眼的光点,一闪,又一闪。

桔灯本能地眯起眼睛,好奇心却跳起来了。这是什么?她钻到遮光窗帘的背后去,把身子微微探出窗外,视线好像一个毛线织的暖瓶套子,从下往

冰 鱼

□左 曠



上地套上去,牢牢地把那个光点套入其中。

那是一种类似于金属的光泽,刺眼,尖锐,在平铺直叙的阳光下显出一股子倔劲,硬生生地跳出来,却又是微小的,羞怯的,而且似乎还在上一下下地晃荡躲闪,让人一下子抓不准。

可桔灯要是认真起来,是不依不饶的。桔灯踮起脚,伸出大半个身子去望它,终于还是看清了。

是鱼钩。

细小、光滑、弯曲,钩尖看起来很锐利,在阳光下折射出短暂而刺眼的光。和长马叔叔用来钓鱼的鱼钩非常近似,只不过个子大多了,样子也更凶一点。

这样的确认更让桔灯生疑。这是四楼的病房窗外,哪里来的鱼钩呢?

既然有鱼钩,就该连着鱼线,而鱼线的另外一端,应该系在鱼竿上,鱼竿又是握在谁的手里?

桔灯正想用视线缠着鱼钩往上看,那鱼钩却好像被鱼咬住了,猛地往下一沉,顿时从桔灯的视线里滑脱了。鱼钩的后面,跟着一丝细长的黑影。桔灯顺着黑影往上看,它却仿佛钻入蓝色天空的某个缝隙,看不见了。

桔灯低下头来,在她视野以内的住院部中庭,因为到了午饭时间,来往的人明显少了。只有护工们推着餐车在各个楼之间穿梭。远远望去,餐车上只看见一色的白色塑料餐桶,想里里面装着肉丸子、白米饭和烧茄子,桔灯就觉得有些倒胃口。

“姑娘,姑娘!”护工大婶的声音在桔灯身后响起,桔灯从窗帘后钻了出来。

一个白色的薄塑料饭盒递到了桔灯手上。“姑娘啊,你这才待几天,我跟你说,在病房待久了,这伺候人啊,可比病了的人还累,还无聊。”护工大婶一面说,一面帮桔灯撕开一次性筷子的纸包装。桔灯注意到输液瓶的液体快要没了,她刚要说话,护工大婶叫起来:“哟,水快吊完了,快叫护士去。”桔灯赶紧把手里的饭盒筷子随手往椅子上一放,护工大婶却又三步并两步地抢在她的前头,“没事,姑娘你吃,我去叫。”

护工大婶转身时,不小心把桌上的三文鱼碰到了地上。她瞅了一眼,便急吼吼地去叫护士了。

桔灯走过去把三文鱼捡起来放好,一时却不

知道还该做什么。她站在病房中间,左边是长马叔叔病床上白被单下翘起来纹丝不动的双脚,右边是椅子上胡乱歪放着的白色塑料饭盒和一次性筷子。塑料饭盒的盖子弹开了,露出里面黑乎乎的烧茄子和白生生的米饭来。不知道为什么,虽然不大可能,但桔灯觉得这时候长马叔叔笑了一下。

护士风风火火地进来换输液瓶,又接上一瓶满满的。桔灯看着护士用力地从空瓶子里拔出针头,又用力地戳进新的一瓶里,那针头让她想起窗外鱼钩那锋利的钩尖。

“护士阿姨,他什么时候能醒啊?”桔灯已经问过好几次,还是忍不住。

“等着吧,”护士拿起病床床尾的夹子,掏出笔来写了两下,“这瓶水吊完了再看。”

桔灯看看墙上的钟,又看看长马叔叔,估计着这瓶水吊完需要的时间,心思却游荡开去,竟忽然担心起桌上的三文鱼来。一时间,她又觉得有些恍惚,仿佛这份牵挂并不是她自己的,而是她在代替病床上的长马叔叔牵挂着。

如果长马叔叔就这么一直躺下去,还能吃上这三文鱼吗?

保质期好短,只有三天。

“护士阿姨,他再过三天总会醒了吧?”桔灯见护士拿着空瓶子要走,追问了一句。

桔灯把饭盒端在手里,拿着筷子坐在椅子上,觉得吃不下去。她看看长马叔叔,他还那样睡着,桔灯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见她说话,但她还是对他嘟囔着:“这里的饭真不好吃哦,你快点好呀,我想吃瑞典小肉圆呢,还有蜜汁鸡翅,就是青椒肉丝也行啊!”

她真希望长马叔叔快点醒来,三文鱼已经送到了,为什么他还不醒呢?该起来吃三文鱼了啊。

“你到底还想要睡多久呢?”她问长马叔叔。

长马叔叔没有反应。他的脑子里在想什么?妈妈说他脑子里的血管破了,桔灯想象不出来那是什么滋味,她甚至根本感觉不到脑子里有血管啊。血管是什么感觉?能摸到吗?血管破了会怎么样?是缝上,粘上,还是堵上?

桔灯还没有找到答案,却好像是电台节目里忽然插播进一句毫无关系的广告——之前在窗外看见的那鱼钩的影子,飞快地在她脑子里闪了一下。

她定了定神,把饭盒跟筷子放到桌子上三文鱼的旁边,拿起水杯跟棉签,用湿棉签轻轻地、慢慢地触着长马叔叔的两唇。

这样静悄悄着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来的长马叔叔,让桔灯想起童话里的睡美人……桔灯忽然恍然大悟,睡美人很可能也是脑子里的血管破了?这样的联想,让她有点想笑。睡美人是被纺锤尖刺破手指然后倒下的,长马叔叔呢?听妈妈说,救护车到长马叔叔家的时候,他是倒在厨房里,灶上还用文火熬着卤汤,地上是一盘打翻的鸡翅尖。

桔灯伸出手去,握住长马叔叔的左手,温温的,软软的,不愧是能煮出美味饭菜的手呢。他的右手插了吊针,手背上微微有些肿。桔灯没去握他的右手,她有点怕,怕那根埋在皮肤里面的针。

长马叔叔一动不动。

桔灯抬起头来,三面墙都白得耀眼。她只能转过头去,望向窗外。中庭安静如潭。一瞬间,她觉得之前看到的鱼钩恐怕只是错觉。

然而,仿佛是要弄桔灯似的,更让她惊讶的东西出现了。

这次她看到的,不是鱼钩,而是一小块白白的、半透明的东西慢慢出现在窗户的下沿,形状像一条小船。它漂浮在窗外,好像钓鱼时的浮标,就在窗外,一上一下,一上一下地,逗引着桔灯,却又渐渐往上漂去。

桔灯赶到窗边,扶住窗框,抬头去追着看,却感到有一滴冰冰的东西掉到了她的脸颊上。她用一手一摸,似乎是水,还冰凉冰凉的。

她一下子反应过来,那个白白的东西,是冰。

桔灯将身子伸出窗外,仰着头看那块白冰,它就像是一条被钓起的鱼,被黑影似的鱼线扯着往上,往上。它好像还在挣扎,就如同刚才桔灯

看见的那样,不时停下来,上上下下地晃荡一番。但终究还是被拉着,往上,往上。一直到六楼顶上,太阳底下,一闪,消失了。更多的水滴落在了桔灯的脸上,她却顾不上,只死盯着那个方向看。如果她猜得没错,冰化了,她就该看见鱼钩了。

没错,那尖锐、刺眼的短暂光亮一闪,又一闪,却平着移动了方向,朝着另外一侧的病房沉落下去,桔灯尽量往外伸着身子,却怎么也看不见了。

她随即听到了从自己正下方的病房里传出的撕心裂肺的哭声:“妈,妈!您怎么就这么走了呀,妈!妈——”

一个念头在桔灯心里动了一下。

这鱼钩,难道钓走的是……

她转过身,看看长马叔叔的脸,又看看输液瓶,打开门就往洗漱室跑。

护工大婶正坐在洗漱室里跟另一位护工聊天,看到急冲冲跑来的桔灯,赶紧站起来,想说点什么。桔灯一把拉住她:“快,回去看着我叔叔。我有点事。”

护工大婶望着转身跑开的桔灯,努了努嘴:“这孩子,真是……”

就在两人窸窸窣窣说话的时候,桔灯已经跑到了另一侧的病房楼道,没人知道这孩子是中了什么邪,只见她冒冒失失地推开一间又一间病房的门,轻手轻脚却又又是毛毛躁躁地奔到窗户边,瞪着眼,仰着头往外看,仿佛外面有一只机灵可爱的小猫迷住了她,却又存心跟她捉迷藏似的,找得她心焦。

桔灯顾不上听病房里家属的唠叨责备,把“对不起”、“打扰了”当做两撇胡子粘在嘴上,继续在病房间穿梭。

她在找那个鱼钩。她明明看到的,鱼钩下到这一层来了。

终于,在楼道最底端的病房里,桔灯找到了鱼钩。

这病房里住着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奶奶,在床边看护的是她同样满头银发的老伴。老奶奶正急促地喘息着,老爷爷紧紧地握着她的手。

病房里,虽是大热天,却空寂冰凉。

桔灯扑到窗户边,抬头便看见鱼钩上闪着刺眼的光,一闪一闪间,一片小小的白冰正从空气中凝结到鱼钩上,眼见着冰片越来越厚,越来越宽。

桔灯捂住了自己的嘴。

老爷爷的叫声更加凄切了:“慧兰!慧兰——慧兰!”

桔灯觉得这声音不像刀,像锯。

楼道里响起急促的脚步声,推车的车轮声。

鱼钩上的白冰在一瞬间膨胀开来,好像在快速播放模式下开放的昙花。

一堆医生和护士拥了进来,老爷爷被拉开,老奶奶被淹没。

桔灯仰头凉,看着那昙花一样的白冰随着鱼钩往上升去,冰凉的水珠滴在她的脸颊上。

桔灯垂下头,任脸上的水珠滑落,从人群的缝隙里逃也似的钻出了病房。

在她身后,仪器的蜂鸣声,抢救人员的指挥声,夹杂着老爷爷低沉而颤抖的哭声,像潮水一般涌来,又像潮水一般退去,桔灯随着无形的浪颠簸着,从未有过的,对那个在她印象里只是一个名字的爸爸的思念,像丝绳一样将她捆绑住。她忽然明白,什么叫“不在了”。

爸爸也被带走了。

不知道爸爸的那块冰是什么样子?那闪烁着尖锐光芒的鱼钩,在每一扇窗户外游荡,等待着下一个上钩。

桔灯回到长马叔叔的病房,窗外,一片安静。鱼钩不在。没有人知道,下一次,黑影般的鱼线会带着它出现在哪一个窗户外。桔灯走过去,轻轻地关上了窗。

病房里,长马叔叔那奇特的呼吸声更响了,咕嘟咕嘟,嘀嗒嘀嗒……

桔灯看着桌上的三文鱼,忽然感到一阵紧张。无论怎么样,也不能等着看三文鱼慢慢坏掉吧,它的保质期太短了。

插图:吴臣

王子身处迷幻中,仿佛看见狂风呼啸,电闪雷鸣,岩浆迸发,大地在颤抖,伴着鸟兽的嘶鸣,突然他清醒过来,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:这奇妙的事都与一只黄宝石蜘蛛有关。他摸摸口袋,想找那把蜘蛛造型的钥匙,可是口袋是空的,迷你蜘蛛钥匙不见了。

已经是正午时分,他若有所思地走出门,站在老银杏树下。这时他听见小玛丽的爸妈回来了,他们步履沉沉,东倒西歪,他没在他们身边看见小玛丽。

大玛丽阿姨在不停地哭泣,白医生在她耳畔不断地说安慰的话。王子知道事情不妙,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。

那只小刺猬连滚带爬地跑出客厅,开始笨拙地往银杏树上蹿,树皮被它的刺头碰撞得“扑簌簌”地掉下来,撒了一地,它急得眼睛发红,拼命蹦动着,小癞子似的帽子也撞得歪过去了,可却无法如意,它蹿上树干半米一米的就像球似的往下掉。

蜘蛛钥匙真有了不得的魔法,王子跳下树刚走到自家门前,还没跨进门廊,房门竟然笔直地打开了,进了门后,客厅里的所有橱柜都纷纷打开,重重的钢琴盖子也不例外,铮铮着开启了。跟随王子进客厅的刺猬见了这架势,好像预感到什么,卷成了一只刺球在地板上不停地旋转。

王子感到手心阵阵刺痒,是很异样的感觉。他展开手心,只见手掌上的迷你蜘蛛钥匙已经发生了变化,它僵硬的四腿在轻颤动弹,眼睛慢慢在眨动,半秒钟后,钥匙变成一只活泼的黄宝石蜘蛛。

“啊!”王子叫了一声,赶紧把手心收拢来。只见一道金光闪过,黄宝石蜘蛛纵身一跳,已经攀援在屋顶,正急速地沿着客厅的壁板逃遁。王子追着它到了走廊,又到了自己的房间,这他再次看见墙上的挂钟那飞速朝前打转的时针,很快,那两根雕刻精美的石柱浮现了,还是像两个弯着脊背的人,两根石柱头顶着头,形成一个拱形的门廊。

门廊上镶着金边和银边,有着沙雕一般浮现的纹,写着:通往迷人巷。甬道里面和上次在夜里所见一样的朦胧,蒙着薄纱一般,虽然此刻是正午,阳光火辣辣的。

“看来这里是不分昼夜的。”王子想着,这一刻到来,他并没有犹豫,一个箭步冲入,心里荡起很神圣的感觉,他要拯救妈妈和石磊。他沿着迷蒙的

金碧辉煌的甬道走着,眼前圆而窄的通道无限悠长,似乎华丽的隧道,脚下的地面是温软的,微微地有规律地起伏着,好像有浪潮在脚下泛起又慢慢退落。

他听到了音乐,悦耳的声响轻轻地响在耳畔,远远的,王子一直看着那高贵神秘的城堡,可是映入眼帘的城堡有触不到的高,有摸不到的远,他步子加大,想着与城堡接近,却发现离它更远了,它好像会升降,会前行走路,也会隐身,还能跳起来,顶着云雾游走,王子都看呆了。

甬道外的地形格外开阔,但不是平的,而是一溜斜坡,凹进去的大片土地如同一只巨大的锅铲,锅底的低洼处很平缓,流淌着飞溅着的河流,那条不知名的大河似乎有名堂,王子暗暗叫它葡萄酒河,只见深紫色的河水翻滚着葡萄那么圆而小的热气泡,旋涡圆鼓鼓、密匝匝的,像是装了一河床的煮沸的紫葡萄。葡萄酒河两边的河岸边空间广袤,停满了一排排黑色的独木舟,从四处而来的人流和马车在低洼的锅底汇集,却了无声息,显出一派诡异的风景。

葡萄酒畔人流攒动,像一个奇怪的领地,人们仿佛忙着要渡过河去,寻找城堡,那有魔力的城堡不时在葡萄酒的彼岸起伏凸显。

王子看见那些身影在苦苦寻觅自己的独木舟,找独木舟的有长者,也有年少的,一个个步履轻轻,无声无息。

这时一个身影挨近来,王子见那人是一个脸色黧黑的少年,就问道:“哥哥,请问渡船是去城堡吗?”

那少年咧嘴地笑,说梦话似的对王子耳语说:“跟舟走也,顺时光河流而去……找你的名字,每一条独木舟都刻着一个人的名字。”

王子跟着黑少年匆匆走下一溜的斜坡,他想想看找独木舟的人中间有没有石磊和妈妈。

少年又在他耳畔轻轻耳语着:“跟舟走也,顺时光河流而去,在世界背面远行。”

什么叫世界的背面?王子觉得费解,难道人类只生活在世界的正面,而世界还有不为人知的另

■书 摘

王子的长夜

□秦文君

一面吗?

独木舟驶离河岸,起初黑少年仰望对岸的城堡,只留下背影,一会少年忽儿转过身,他朝王子微笑,黑黑的脸光洁而年轻,可是独木舟在旋流中摇晃了一下,瞬间,少年微笑着的脸已改变,仍然笑着的已是一张大叔般老气横秋的脸,很快独木舟又摇晃了一下,大叔的脸又变成老人的脸,真的,少年满脸是树根一样纵横交错的皱纹,一头白发,两道沧桑的白眉毛,仿佛有两百多岁了,而笑容依旧。

王子受了惊吓,叫起来:“啊……哥哥!”

四周还是死一般的沉寂,人流如同光影飘动。魔怪般的城堡飞来飞去,气球似的上下飘忽,时光河流两岸的风景也变得不可思议,越来越荒凉亘古,出现了会走路的冒着烟气的火山,古猿们一个劲儿地啼叫,只见漫天的黑雪飘落在时光河流上,那些黑雪如皮毛,掉在河里也不会融化,好像羽绒一样柔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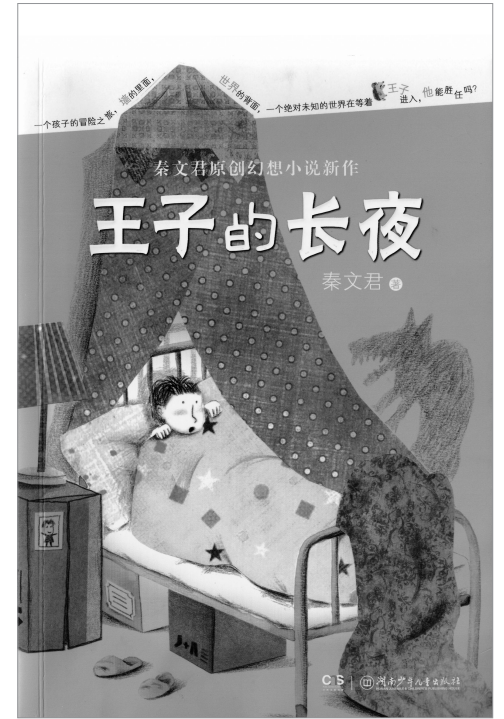
黑雪忽然飞起来笼罩住时光河流的行人舟,黑少年也不例外。很快少年和行舟者都变成了一只只黑羽毛的天鹅,展翅朝城堡飞去。这群黑天鹅飞得极快,转眼就成了天空中的一个一个小黑点,只剩下空空的独木舟在时光河流葡萄般的旋涡中盘旋。

王子“嗷”地叫起来:“妈妈,石磊,你们在哪里?赶快离开迷人巷!”

好像有动静了,一个金黄色的小点从魔幻城堡的顶上飞出来,好奇怪哦,城堡的顶端竟然是空的,直通苍穹。

金黄色的小点飞得好快,飞近了才看出那是一只鸟,但不知道它是什么鸟,它的长相很俊美,长嘴,大眼,它的胸脯起伏不定,长长的翅膀一字型张开,剧烈扇动。

它像飞机一样朝王子俯冲而来时,王子抱住



头,如一块坚硬顽强的岩石,就地一蹲伸出腿准备来个扫荡腿,还像蛤蟆一般跳起来想轰走对手。昨夜他刚受过一只恶鸟的袭击,这次他可没那么傻。

金色的大鸟不肯放过王子,它用尖尖的如小锤子似的嘴啄他的背脊,用爪子拉扯他的衣服,还用大翅膀不停地扇他的屁股,但是王子一点没有受伤,也不感觉疼痛,他发现那只鸟并不打算凶狠地攻击他,不像昨夜袭击他的恶鸟那么该死,它只是很多事,仿佛责怪他踩到了它所在的地盘,讨厌他这样的调皮鬼乱闯进来。它的双翅像扫帚似的把王子往甬道的方向扫动,努力地赶他走。

“我不走,我要找妈妈和石磊,你这多事的鸟。”王子生气地呼叫着,“走开,小心我来厉害的拳脚。”

身材灵秀、翅膀长长的多事鸟很顽固,它急不可待,身上的金羽毛都耷着,蓬蓬的,好像一

只巨大的黄毛掸子,它蹒跚鸟爪,居高临下,拼命扇动的双翅在地皮上扫除,驱赶着王子,它那有力的双翅扇动起了滚滚尘埃,和迷雾一起升腾着,王子几乎睁不开眼睛。

“妈妈!石磊!快跟我走!”王子冲着时光河流的方向叫着,“我来接你们啦。”

随着王子那童稚清亮的呼叫,无声无息的时光河流汹涌澎湃,葡萄般的旋流升腾起来,高出河面数米,却像一面水墙,一滴河水也不溢流,眼前的奇观让王子瞠目结舌。

这时他闻到到来的风腥腥的,好像是河底淤泥的气味,更可怕的是,时光河流上原有的稀薄光亮忽然被一个巨大的黑影遮掩,眼前瞬间灰暗起来。是什么吃掉了可怜的一点光亮?

葡萄酒旋高高地托着一条鳄鱼,那是一条十分恐怖而丑陋的巨鳄,有七八米长,身材肥大,旋流把它托起几米高,鳄鱼稳稳地停在这水筑的墙上,水墙上载着无数葡萄似的小泥窝。

那水墙载着鳄鱼正迅速地朝着王子冲来,像一面轰然倒来的墙。

王子夺路逃匿,他知道如果自己落入河中,肯定成为这条大鳄鱼的一块小点心,凶残的鳄鱼在水里是最厉害的,它张开铡刀似的嘴巴,牙齿颗颗都如钢刀。

生死攸关的当口,那只多事鸟迎着小山一样高的水墙飞去,用它的长嘴啄水墙,用它健壮爪子撕扯葡萄般的旋流。好奇怪,那些旋流好像装着气泡的泡沫塑料似的,它撕一个旋流就爆一个,然后相互引爆。很快,凸出河床几米高的河流像漏气的厚垫子,一下子瘪掉了,回到河床里。

一切恢复平静,大鳄鱼像潜艇似的在时光河流里潜伏着,一动不动。整个地势也恢复成原来的模样,洼下去,形成一个古怪的大锅底。

王子恨不得立刻逃离此地,一步跨进温暖的家。他疾步走着,远远的,终于看到了那描金绘银的华贵甬道,他舒了一口气,只要穿过那个甬道就能到达亲爱的家了。不过,他在甬道口忽然停住脚:他想起了自己的使命,经过这场可怕的浩劫,他更不放心妈妈和石磊了,他怎么能让他们留在这里呢?他转回身,再次朝着河流的方向走。

《《王子的长夜》,秦文君著,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2年5月出版》